

顧頤剛著

謝知聲

王同春開發河套記

平綏鐵路旅行讀物之二

王同春開發河套記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初版

（郵費在內）
每冊定價六分

著者 顧 頤 剛

發行者 平綏鐵路管理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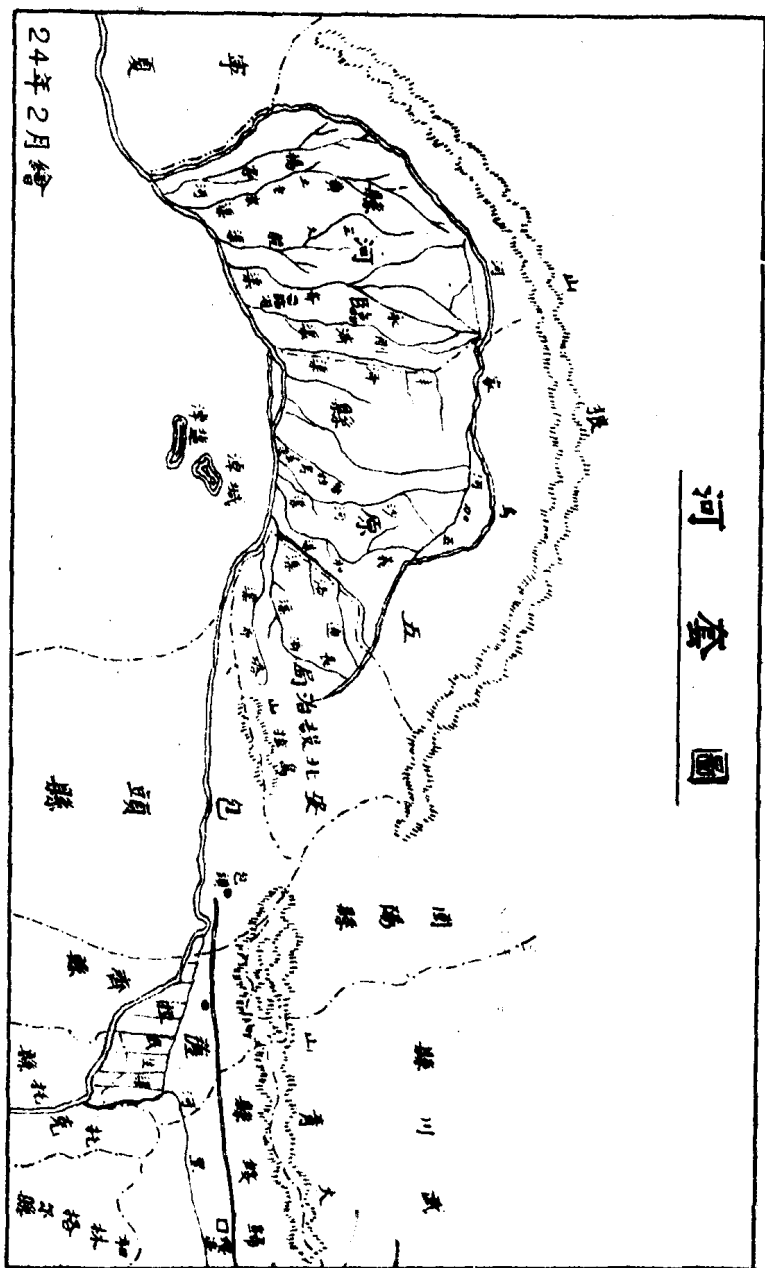
平綏鐵路管理局

經售處所 平綏鐵路各站站长室

各地中國旅行社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河套圖



王同春開發河套記

顧頡剛

序

民國二十三年的春天，我同家起潛（廷龍）叔旅行到包頭，在狂風中盪了一次黃河的船；因為沒有人認識，所以不曾打聽到什麼。夏天，我們得到平綏鐵路局長沈立孫先生（昌）的招待，游察哈爾和綏遠約一個月，與當地人士往來稍多，就聽得許多塞外的故事。尤其使我高興的，是聽得許多人講起王同春開發河套的故事。河套的開墾是我久已聽說的，尤其是『民生』三個字近年常在報紙上見到；但為什麼『王同春』這個名兒直到現在纔聽得呢？我聽了他們講說之後，時常這樣地問自己。

第一個把這件故事講給我聽的，是平綏路車務段長賀雨先生（鄭），他是山西崞 王同春開發河套記

縣人，很注意西北地理。七月十一日，同行的許多位都參觀大同的上寺下寺去了，我因事獨留在車上，賀先生把王同春說給我聽。我纔知道河套中曾有過這樣的民族偉人，我就發願替他寫一篇傳。但賀先生還不過講得一個大概。第二天，我們到雲岡，承晉軍騎兵司令趙印甫先生（承綬）的招待，住入他新蓋好的雲岡別墅，席間我們把這件故事問他，因為王同春的兒子王英曾在他的部下，所以他也隨口說了一些。就是這一天晚上，賀先生又補述了許多。他們兩位的話都由我筆記了。八月九日，到了綏遠，省政府諮議張宣譯先生邀宴，他向我們介紹建設廳秘書周頌堯先生，周先生是十餘歲就到綏遠辦墾的，曾和王同春並轡出游，查勘田野，所以記得他的故事更豐富。那一天晚餐席上，他一路吃一路講，我就一路吃一路寫，因此這一頓飯吃得特別慢。還有一位客，他連帶講起王同春的女兒二老財的故事，吳文藻夫人謝冰心女士記了。本來我們還想赴五原訪一訪王同春的家，並看他所開的渠道，不幸那時綏遠的雨量太多了，道路因泥濘而不通，只得把包頭作為旅行的終點。我在綏遠接到家母病電，過回

南方，連包頭也沒有去成。在包頭，冰心女士記下了王靖國師長部下的參謀吳澤先生所講，也轉告給我。友人陳中心先生（忠）是順德人，和王同春同鄉，少時在家鄉所聽得的閩巷間的談論，把記得的也告給我幾條。

以上的材料是屬於口說的。至於文字方面，當時一點也沒有得到。我居喪在杭，吳文藻先生來信，告我新刊的臨河縣志的末尾有一篇王同春的小傳；回到北平，在燕京大學圖書館裏找到。恰巧大公報史地週刊向我徵文，我就依據了大同和綏遠所聽得的加上這一篇傳文，合寫爲王同春開發河套記，登入十二月十八日報中（史地週刊第十五期）。發表之後，吳先生又告我張蔚西先生（相文）著有王同春小傳一篇，是民國四年作的。有一天，我見到張亮丞先生（星煩），向他提了，他就送我一部南園叢稿；在這書裏，不但讀到了這篇小傳，又從塞北紀行中知道蔚西先生和王同春認識的經過。我想，蔚西先生既和他認識，說不定在亮丞先生作的渾谷居士年譜裏尚有材料。拿地學雜誌一翻，果然還有許多。日前晤趙泉澄先生，他說，『我讀光緒東華錄，

也發見王同春了！』我就在這部書裏鈔出了升允的奏文。有了這許多新材料，此文該得重做了，所以現在就修改一下，在禹貢發表。又把各種文字材料集錄起來，作爲本篇的附錄，以備讀者的參證。還有一幅簡單的地圖，是吳志順先生根據了樊中府先生（庫）的綏遠省分縣圖而繪的，因爲時間匆促，未能畫得很細。好在不久的將來，我還要寫一篇綏遠的墾務和河套的水利，到那時再請吳先生畫精詳的圖罷！

王同春是一個民族的偉人，貧民靠了他養活了多少萬，國家靠了他設立了三個縣。然而他的事業是及身而失敗了，他的名譽除了綏遠一帶之外是湮沒了。如果我們再不替他表彰，豈不是證明中國太沒有人了！所以我誠摯的懇求：凡是有人知道他的事實的，對於這篇文字，請給以嚴格的糾正，或給以大量的補充，使得它可以逐年改作，由我的手裏寫成功一部這位失敗英雄的傳記。

王同春開發河套記

顧頡剛

王同春是直隸省順德府邢台縣人，生於清咸豐元年（西元一八五一），小名進財。他出身微賤，沒有受過教育，識不得幾個字。他的幼年的生活，大約已經沒有人知道了。到十六歲那年，他犯了殺人的案子，從家鄉逃出來，同拳術家李三、傅子一起推車到了河套。河套本來是一塊肥沃的地方，諺所謂『黃河百害，惟富一套』。黃河在河套一段，本有兩道，在北的叫作北河，在南的叫作南河。後來北河漸涸，其下游在清朝道光年間淤斷，和南河不通，土人呼爲五加河（也有人寫作烏拉河）。從黃河到五加河，叫做後套。這塊地方，南北四百餘里，東西六七百里，真是天府之國。自從明朝棄給蒙古人，他們只拿來充做牧場，辜負了天地的美惠。到乾隆年間，有幾個漢族漁夫捕魚到此，在近河處用桔槔取水，試行種植，大獲其利。到道光三十年，黃河水溢，北岸決成一河，名曰塔布河。河流所及，都成了膏腴，那時山西人民移殖來

的漸漸多了，他們在那邊種地，有非常好的收穫。聽說一個人可以種到一千畝，種一年可以吃十年。起初他們只會利用天然的河流，後來也會自己開渠，引水灌田了。王同春就在這個運會中趕到了河套。

有一個四川人，名喚郭有元，他先到河套，娶了甘肅女子，成家立業。他首先提倡開渠，這條渠就叫做『老郭渠』（現在改稱通濟渠，在安北縣）。同治十三年，王同春投在郭家，充做工人，勤苦的工作。他的身材特別高大，長六尺左右，進普通的門戶全須低頭而入。力氣又極大，一鋤下去，掀起來時就有百餘斤的土。郭有元見他一表人材，心裏着實愛重，就叫他管理渠工，把女兒嫁給他。他既成家。就向蒙人租了牧地，自創一牛渠（這是綏遠的特別名詞，兩條牛爲一牛渠，引伸爲村莊的意思）。後來開第二個牛渠，以至於第三，第四……。他的田多了，就在隆興長（地名，在今五原縣城南）創一牛渠，這是他的大本營。光緒七年，他又自己開一條小渠，叫永和渠。十二年，又開同和渠；後來開得長了，改名義和渠（在今五原縣），這條渠長有百餘

里。在這時候，他已經不受他的丈人的節制了。

光緒初年，開渠墾田的還有幾人。西邊有一姓王的鑿了一條黃土拉亥渠，又有一個姓楊的開了一條楊家河（都在今臨河縣）。東邊有一曹四，還有一個四老虎，同時開了一條長勝塔布渠（今名長濟渠，在安北縣）。凡事一關了利就會發生爭端，他們爲了爭水爭霸常時械鬪，王同春勢力最充裕，他有來復槍，前膛槍，手下養着的逃兵和把式匠（即拳教師）又最多，械鬪幾年，他獨霸了。河套共有八大幹區；每區周圍數百里，他一個人就開闢了五個，擁有良田一萬餘頃，牛帳七十個。河套地方，幾乎給他打成了一片。

但他的占勝並不完全靠武力，他有絕特的聰明。開一條渠不是容易的，三丈闊，三丈深，數十里至數百里長，還有許多的支渠，費錢數萬至數十百萬，實在是很偉大的工程。要是開了沒有水來，或來而不多，人力財力豈不冤枉花了。但他識得水脈，有開渠的天才，一件大工程，別人退避不遑的，他卻從容布置，或高或下，或向或背，

都有很適當的計畫。他時常登高遠望，或騎馬巡行，打算工程該怎麼做，比了受過嚴格訓練的工程師還要有把握。在黑夜之中，他點了三盞燈，疏落地放着，來測定地的高低。逢到下雨天，他又冒雨出去，看雨水的流轉，做他測量的標準。在開挖時，他一眼看去，說那裏有水，鋤頭打下去，果真冒出水來了。遇有疑難的地方，低着頭看，抬着頭想，癡癡地立在渠邊，有時竟徬徨終夜。等到豁然貫通，真覺得上下通明，快樂得跳起來，叫起來。他是這樣地精神專注的。他又最不會失掉經驗。夜中馳驅曠野，偶然不辨在什麼地方，只消抓一把土向燈一照就知道走到那裏了。有一次，他指着一塊地，說一尺下必有水，旁人不信，掘下一尺，他的話竟驗了。這人駭怪，問他原因，他說：『你看，地鼠穿的窟窿，翻起來的土是溼的。這不是很明白的證據嗎！』黃河中起泡，他知道水要漲了，對農民道，『你們看，我開這渠，水會跟我來的！』果然渠口一開，水就洶湧地進來了。農民對他信仰極了，真要把他當作龍王拜。後來他和人家打架，被挖了一隻眼睛，大家就稱他爲『獨眼龍』，嵌進了這龍字。又因

他小名進財，也稱他爲『瞎進財』。凡是到河套去，提起王同春，這名字太文雅了，未必人人知道；一說瞎進財，沒有不知道的。他還有一個表字，叫做『潯川』，這當然因他有開渠的功績，念書人取了堯典中的句子替他加上的了。

他非常的惜物，愛牲畜，天天先喂了牲口然後自己吃飯。他又非常的刻苦，開渠時自己也雜在工人隊裏，一齊動手；就是他的愛子也逃避不了這種苦差使。就是他的女兒，腳裏得小小的，也要背了鎗在渠裏監工。

他的勢力既漸漸雄厚，於是招兵買馬，做起土皇帝來。流氓跑向他那邊去，犯罪的也逃到他那邊去。三教九流，他都容得下。直魯豫三省的貧民，去的更不少。本來茫茫的荒野，給他一幹，居然村落相望，每天下鋤地和攜土的有數萬人了。他用了兵法都勸他們，個個人要替他作事，不許隨便離開，農閒之時，又要施行軍事訓練，以防敵人的侵襲。清末革命黨需要金錢的接濟，常去訪他，也受過他不少的恩惠。他對子錢財一點不吝惜，凡是去依賴他的人，他每每給這人娶媳婦，再給百畝或千畝的田

地。光緒十七八兩年，京北大旱災，他捐輸了糧米一萬多石。二十七年又是鬧荒，他再捐了六千多石，給他救活的總有五萬人以上。這時候，人人感激他。河套中人更只知有他，不知有國家；彼此說話，提到他時，不忍稱他的名字，只說『王善人』。

但是他的手段也實在辣。凡是和他有利益上的衝突的，或是犯了他的禁令的，捉了來就要處罰。他的刑罰有三種。第一種叫做『住頂棚房子』，是冬天渠冰，鑿開一洞，把人投入。第二種叫做『下餃子』，把土袋裝了這人，扔下黃河。第三叫做『吃麻花』，是把牛筋曬乾，像一條麻花似的，把人打死。所以漢高祖還要約法三章，他則只有死刑一章。有一年，他曾經用了這三種刑罰處死了三千五百人。總算起來，在他的手裏結果的人可不少咧！

他還有一件不合理的舉動，就是欺侮蒙古人。河套地方已久爲蒙人所佔有，他們自己不開發，漢人替他們開發也未爲不可。而且開發之後，蒙人日用的菜麵油酒都可從近地交易，地方的繁榮本來也是他們的利益。不幸蒙人習慣成性，太不振作，一切

聽其自然；滿清政府更加『天高皇帝遠』，什麼都不聞不問。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王同春既擁有實力，他就可自由行動了。他常常租用蒙人的土地，對方不肯時，他又強立借契，契上寫明期限一萬年。再不肯，他就命他的手下人和他們械鬥，把他們逐出這個區域之外。蒙漢間的感情就此傷了。他既廣闢田地，開溝渠，置牛鞭，後套裏方圓數百里，再沒有蒙人游牧的地方，於是他們不是北度陰山，就是南越黃河，王同春勢力所及之地便斷絕了蒙人的足跡。但也有人說蒙人很信仰他；蒙旗裏有什麼爭論，只要他一出來調停事就完了。到底怎樣，尙待打聽。也許王同春的強墾蒙地比了官墾還能講些公道，又還捨得花錢，雖然蒙人一樣地受壓迫，究竟壓迫得輕的會得收拾人心呢。

他不但對於蒙人毫不客氣，即對於洋人也沒有禮貌。比利時等國的教士在綏遠一帶傳教歷有年所，每一個教堂各領有蒙地數百千頃，築室耕田，自成都邑，彷彿一個個的小獨立國，做事自然偏于強橫。王同春壓不服他們，他們也壓不服王同春，彼此

積有嫌怨。在這方面，我們雖沒有聽到什麼故事，幸而覺得陝西巡撫升允的一篇奏書。奏書中的事情是這樣：蒙人和教民鬧起來，在庚子年後蒙方當然不會佔便宜，其中有中一個烏審旗（即鄂爾多斯右翼前旗）須賠銀四萬八千兩，但這旂太窮，不但拿不出錢，也拿不出牲畜，只得把一個蠟池押給教堂；教堂不要，因此招商承領。有人推舉王同春承領，王同春自己答應了，而教堂不肯答應，說：『此人最不安分，與教堂頗有宿怨』，竭力阻擋。地方政府無法，把蠟池改爲官辦。從這一點上可以知道，王同春對於外國人是怎樣倔強。

有一個河南人陳四，到河套時比王同春早些，他也是一個豪俠講義氣的男兒，手下自然收得許多徒衆，兩雄不並立，他們兩家時常械鬪，殺傷的人很多。訴到官廳，王同春就被捕入薩拉齊的牢裏。薩廳撫民同知文鈞覺得械鬪的事雙方都應負責，不該獨使王同春受冤屈，把他放了。後來陳四方面屢次上告，文鈞爲了這件事情竟革了職。他年老無子，不回家了，寄居在綏遠城裏，也沒有人理他。有一天，外邊忽然來了

幾十個大漢，把他擡了去，他莫明其妙。停了一回，纔知道他們是王同春特地派來接他的。到了王家，王同春跪下說道，『大人，你是重生我的恩人，你沒有兒子，就是我的兒子了！』奉養他終身，殷勤服侍，過於孝子。遠道的人聽了，愈加欽佩他待人的誠厚。

光緒二十七年，庫倫活佛聽得他的名聲，聘他到外蒙開渠。他帶了一千個漢人去工作。結果如何，因為道遠，述說的人也不知道。但他的幸運已在這一年交完了，從此以後，他就一重重地墮入了厄運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西太后等逃到陝西，岑春煊率師勤王，路過河套，看見土地肥美如此，心中着實想用了國家的力量幫助農業的發達。下一年他接任山西巡撫，就奏請開發（因為那時的綏遠是山西省管的）。朝中准了，命貽穀做督辦墾務大臣，二十七年先在東蒙着手，二十八年推到西蒙。貽穀到河套一看，見王同春的勢力這等雄厚，覺得非把他打倒，政府的墾務是不能辦的。因此，對他說：『你

辦墾務極有經驗，我就請你當了總工程師罷！」貽穀帶去的一班人，看見那邊有這樣的大財主，個個眼紅，想去搯他的油。他知道政府的勢力來了，豺狼當道，對他必然不利，但無法反抗。他任了總工程師，第一件事是修長濟渠。他只命工人往低處開，水來了上不去，反把以前所開的渠一起淹了。他達到了敗壞渠道的願望。

本來綏遠的薩拉齊廳轄區極廣，後套全部在內，現在寧夏省的一部分也在內。自從政府開發西蒙，就把它的西部劃作五原廳。二十九年，五原廳撫民同知兼西蒙墾務督辦姚學鏡爲了王同春不肯把渠道公開，親帶幾營兵到他家裏，勒逼他把渠道歸公；他違抗不了，只得屈服。從此以後，政府裏設了水利局專管放水，每年征收水租多少錢；在規定之外，局中的吏役常常作額外的需索，不肯納賄的就不給水，逼得人不能種，河套裏的良田又變成沙磧了！王同春是自開渠道的人，政府裏算是體恤他，貼還他一些些的開渠費。

在那時，他不再能和以前械鬪過的人爭氣了，於是他的二十餘年來的敵人一一上